周易像象述

八

周易像象述卷八

明 吳桂森 撰

兌亨利貞 朱子曰故說而亨柔外說利于貞蓋說而適而其說不可以不戒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吳養春初所以配震而成始物之事兌柔在上所以

配艮而成終物之事故兌于時為秋正得秋而萬寶
成萬物告成于秋兌成之也由此言之巽初一柔是
造化所以發舒陽氣之妙用故曰風以散之兌上一
柔是造化所以收斂陽氣之妙用故曰兌以說之此
在上之柔為天之澤秋至而露降兌澤也露降而華
者實顆者栗澤之說萬物也其所以為說者不是說
此一柔只為這陽氣完足在內得柔來相感相和陽
氣愈加充實凝結所以說是兌之為兌全以剛主柔

柔為剛用也只是這柔不如巽之順陽却乘而在上
若沒有陽剛在內作主一柔來都是陰消氣肅殺氣
如何得成物此為毀為折皆兌也兌有亨道而非利
貞則不亨所以最可喜是兌說最可畏亦是兌說
兌利貞乾曰利貞者性情也情之最難貞莫如說如
何方得貞情而歸性方得貞得貞之說說皆生意不
貞之說說皆消機如何方得性其情剛為主而已故
象首提剛中而柔外剛中天理主之于內而柔順之

于外則其說也都是天理內自然妙趣安有所謂非道之說何貞如之是以說而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因為這說從天理至當人心真好處流出也所以說之妙直到勞民而忘勞犯難而忘死人情所惡莫如勞與死到勞與死都是說這不是得乎天理之當合乎人心之安如何有此這樣情真是至公至正通乎天下的情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如此之說謂之性情彖中不釋亨順天應人其亨大矣　巽彖在下從

初要他順剛故曰小亨曰見大人從頭就小順大兌
柔在上到底要他從剛故曰柔外曰民勸到頭是大
得小其義一般處得上下兩柔則女道盡歸乾道八
卦之事始畢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
互相滋益

澤說萬物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要前後相麗猶風
之言隨也君子人資已資人朋友相麗也既講之
又習之講習相麗也麗方得流通方得浹洽便自然

說 樂莫樂于朋友之樂莫過于講習故麗澤
為說然說以利貞講習而不以貞何說之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剛中為孚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
九五孚于剝陰能剝陽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六爻兩卦相對看方清和與商相應二五以孚應來與引相應所難貞者兩柔能貞之者有孚而已初曰和兌說莫妙于和利物足以和義必其說以義為說纔得和人說意初動多是天理所以初為和兌更无第二念夾襍曰行未疑也四應初雖亦外卦始交却涉應用于說是第二个念頭人情易在此處差所以商兌未寧商者何五音有宮後有商第二音也

聲莫和于宮是初次而有商以協宮也必商音和宮音方益和然商畢竟不易和以商乃宮之一變也人情初念和第二念未必和商兌也必得商兌和則初為真和然再念畢竟不易和所以未寧謂不定也正要在此處介得分明蓋商者傷也于行屬金極易傷和所以商便是疾于此分別得清只做和宮之商不為垂宮之商只為有兩商度只為有兩樣所以要商其義亦同介與初之疑相應大抵人說意從外感來者多是商兌兌卦之言

宮商猶巽卦之言甲庚所包者廣　古祭天地宗廟
不用商音　二五相孚二信得可說者只有這中正
道理故孚兌之吉信志也二之孚孚五而已五居位
必合一卦无不孚方見中正之極故于孚于剝何為
剝凡說以情動人見為至可說者皆消滅中正之理
者也這不是說中有病皆緣剛中之理未足若真是
理之至可說即是情之至可說所謂孚于剝也此其
得失間不容髮所以有厲只看天地間萬彙或遇兌

澤而結實或遇凡澤而摧落何也其摧落者必春夏之生長陽氣先不足故也此受剝者也其結實者則陽氣充實故也此孚于剝者也碩果經霜露則愈甘松栢當凋落則獨秀如五之剛中正位真是愈剝而孚如勞民犯難似乎大妨說意而卒之民勸成天下大說所以利貞之說如此剝或指上六或無三來凡與上俱不必泥三來與上引凡相應条欲其在外三則居于內此內藏之說意也只怕有以來之來者以此說意大作主也如此

便有浸淫之勢不滅正不止所以凶不當在內而來之曰位不當也上乃在外之說引者謂其所引動也引動則逐而必流之勢蓋說意難防到底易于滋蔓引之則日長終于失正所以曰未光見得非貞到底終不得光大也來與引非說中本有皆人自生之病

利貞者貞此而已

總初和全无染著之本心四商當機慎擇之決斷皆得于中者也三來根心當拔之私情上引末路難

祛之牽繫皆剥中正者也以此辨說貞不貞矣

巽發育生長无巽學入手无變化之門兌收斂結實无兌學到頭无歸完之局然生長中有裁成方是真變化此先庚後庚巽之全功也收斂中轉生成方是真歸完此孚于剥兌之全功也六庚完震孚剥完艮成六子全功　大有曰元亨兌曰利貞大有大明終始也兌各正性命也却好乾道完成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序卦說而後散之心體以巽風來鼓動何等發越
暢快所以散而成渙人心體從兌說流行自然條理
準繩所以止而成節二卦坎宀手工夫也　首局乾
坤既闢六坎為始中局蹇解居後震艮合坎也末局
渙節居後巽兌合坎也一部易始終完此心學　坎
是心體何以為險只為一點乾剛落在形氣中一時透

不出所以有險若通得這一剛透險而出此心便是乾坤全體（華谿卷曰坎中畫透出便是全乾）何南生氣天地一團仁德和風所以生養萬物都是巽風坎本北方易于寒沍凝結心體一凝滯都是險陰惟有東南和氣一到凝者自化結者自解故東風至則凍開則散散則離（謂不結聚）渙然融釋所以為渙人心到凍解氷釋通身生氣流行何等融洽泮渙故渙天下第一樂趣渙曰散險者開散也又曰渙離也險者脫離也都是

形容心體流通妙境所以渙自然亨以坎中之剛來而居內為剛而不窮蓋不通則窮便成了險通則不窮便出了險坎剛得巽五通之來而不窮也巽柔在上四既得位五得剛中上又與五同德能以剛通坎中之剛故曰上同二句險承一氣貫下剛中通得上下所以成渙所以亨也得位者五能以五之中通二者在四故特提桑字大概巽之下行力多在四　巽之通坎其默感默通有不期然而自然妙處故舉王假有廟以

象之盖天下感格人心不生疾而速者无過假廟之事
故王者一行假廟之禮則人自興起孝親之思舉世
風動只為這一點尊祖敬宗之心原是人心本有中
正之王以此風之于上自然默通于下故曰王乃在
中其感其應皆在中之感也坎險不通便有險坎險
一通便是利濟天下大用坎而遇巽何所不通如大
川而濟之以木乘木濟川无所不利故曰乘木有功
舟楫之利取諸渙巽乃生木故其利无窮如此曰在中曰有

功何利貞如之　假廟之事天下人心不期同而自
同所以為萃天下人心不期通而自通所以為渙
坎在艮山之下　蒙　為初出之泉在震雷之下　解　為大
注之雨遇兌肅以收斂之則成困遇巽風以開通之
則成渙到渙而險者盡化心得其為心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東風解凍渙象風行地上无為而民自服所以為觀

廟以事親正風動人心妙用也　木本水源之思人
人所自有故享帝立廟取諸渙木本水源之感人人
所自喻故先王于渙以享帝立廟知其義者治國
如視諸掌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風水相渙坎要承受得風故内三爻以向五為義巽

要通徹得坎故外三爻以風下為義　坎之通于巽在九二剛中通之者在五之剛中初在下去五遠无由得通必藉二以通所以用拯馬二剛馬壯之象用拯之法只有順二故曰順也　二剛來得中坎為輿則二有机象机即軌音九在車中心鈎衡以駕馬者　軌奔則輿行二奔則險出撰震能奔　所以悔亡險之悔所以得願得通之願也初爲馬二机初語脉相因　三坎柔近巽身象巽風通身凝滯之私一經巽風盡從消釋漁舟之象又曰无悔悔而无

則險意盡化不特悔亡已象云志在外人多內見一
身所以難得外通志在外方是渾身生氣流通所以
成渙躬渙躬方是心體真通透故初與二不言渙到
三方言渙凡不有其身而上從者皆
曰志在外否初咸初是也
而若丘則非常人
思慮之所及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能散其小羣以成
大羣使所散者聚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四巽柔主爻行五之令于二者全在四能通上下成
渙渙羣之象應初則能通初近三則能通三兩柔爻
通則全卦俱通所謂渙小羣成大羣陰小陽大故元吉而
云光大也然四所以風下者全以五之中正合天下
之人聚而歸五之中正渙有丘也丘高原之象撰艮為丘
渙有丘則坎出无復平昔之險而匪夷所思矣坎心為思
夷指初也豐曰夷主四初同柔等夷也初在下則又夷而
下者也坎流易下惟從剛則登而上矣出乎坎登乎

五謂之有丘有丘則不獨二奔三渙初亦得其拯向下心思盡從解釋而成渙矣匪夷所思也莫難通如初柔以夷而在上之故初渙方成其渙羣故爻中申明此語　五為在　中之王所以風天下者皆是五之命令故王之渙在汗其大號汗者心之液汗其大號則皆從心中流洽周遍天下更无不與人心流通反汗

意不相切又曰渙王居王者通天下為一身一家有一處一人未歸風動終不成廣居惟汗其大號到人人通

徹无一毫阻碍方是王居无外氣象八荒我闥之意
也如此方正得在中之位曰正位也　渙羣之義人
只為形骸之見未通便以同乎已者為羣不同乎已
者為非羣這羣何勝其小所以此身為天下大公之身
何同何異這羣何等樣大所以小羣渙便是大羣无兩
層意渙羣以一已通天下也行命者之事渙汗通天下
為一已也出命者之事兩交通于一　上九與五同
德巽到上巽之極致則渙到此渙之極致渙其血對

躬言也人一身有凝滯其私易解這病易見身中之
血氣有凝滯其私難解這病不易見異入到上九八
之愈深方纔這血氣之私亦一掃都盡這些身中之害方
纔得去而遠遠而出故曰遠害也去逖出三字一步遠一步
害盡去方是渙之成功故以要終焉 大凡上文要另一法看
總有四樣有進一步為義有出一格為義有反言以盡其
變為義有究言以詣其極為義此文究言其極者也
總 工夫說到渙心學无餘事矣心不通不活用極

馬借資于人以通之也奔其机用力于已以通之也
這要身親實受謂之渙其躬又要得所向往謂之渙
有丘夫然則心廣而體胖亦四通而八達一已之私不
期遠而自遠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渙血也心而非血
氣之心何妙如之　看來所謂渙者只是去一已形
骸之見而為天下大公之見便是凍解氷釋文中所
云不同不出此兩項從一已起見謂之小羣謂之血
氣之私謂之害這都是下流一路所當拯興遠者也

從大公起見謂之大羣謂之王居謂之有丘這都是
上達一路所謂光與大者也隨文象命名其實一理
在觀者會通之

節亨若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出而發育為震入而收斂為兌為坎

此天地之節也所以水澤爲節渙自坎而巽心之出機流行發越所以達心之用節自兌而坎心之入機節制謹凜所以還心之體故渙後受之以節節者天地自然之節奏即人心自然之品則惟節然後知一規一矩皆吾心中故物循規蹈矩都是心體中自然之說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節也節坎剛上兌柔下上下兩分而得其均平則剛不凌柔柔不蝕剛有截然不相紊者矣而剛得中又正位則截然有辨

中有一定之極以為之主宰者此所以為天然之節而其道自亨蓋分而辨則節之界限了然辨而得中則節之至理確然原无一毫勉强節所以為貞若不是天然之中就是節所當節亦未免過而苦矣苦則難貞何以能久節之窮也說以行險下則提明節之妙妙于通惟通也然後成節見節原无窮通（玫為通）兌說在內卦人心最易縱而難防易流而難制者此一點說意惟說以行險時見得險在前則一步不敢

肆自成隄防謹凜是節之成成于玖中九五也蓋以
此剛中正當位惟其當位分明一个天理極至之則
惟其中正這天理極則即是人心自然所以節處正
是通處千感萬應界限森嚴却自天機適當則險處
仍是至可說處所以節而通也以通字對節說纔見
得節中正之妙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斂
必无春夏發生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
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害民是聖人之制節

以節而通也向非中正如何得節而通則節之所貴一中而已矣說以行險所謂和而節以禮之節也中正以通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　坎在震上為盈滿之屯雲在艮上為得止之蹇水在巽上為養而不窮之井泉在兌上為通而不溢之節水到節之通而水亦无險可言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則水非橫溢之水（澤瓠斂水）澤為通行之澤節

象多寡有數長短有度此有定則而可循者也德行從心而行此不可以定則尋者也惟制數度以議德行此為有節之德行而不窮之數度也　制數度坎法之象議德行兌和之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當可行之時知節而不知通時極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作无所歸咎當變通其說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六爻每爻中有個自然之節初在下不出初之節也得其節不出就是通故象謂之知通塞二有位能出二之節也不出就失了時極極即中至當處也二之

剛中宜不至失以切近三爻又坎在前所以有不出
之象六三雖不節知嗟就是知節所以人不得而咎
之四安節只是安心順五之中正故曰承上道也九
五中正以通所以獨稱甘正是中心可說處中節
之和也又要尚往蓋往方是不窮而通即坎之行有尚到甘
節全是天理流行无所往不是天理用事入夷狄患
難俱自得所謂往有尚也上則過中而苦然時當其
過不得不苦故苦亦節也所以雖凶而悔亡苦字

正與甘字相較勘苦節自悔亡與過
涉滅項凶无咎同例戶在門內所
以居身於此不出是謹密其身之道故无咎門在戶
外所以通行于此不出是閉塞其身之道故凶兌口
風波節之最難須從起處謹慎當不出而不出塞所
以為通也兌澤說物流通為貴須要人已流行當出
而不出宜通而塞失時行之極矣三正是兌口極易
不節一失便嗟猶是失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則
字來得緊一甘一苦事若相反其道相成位不同

也甘則通苦則窮君子不貴窮亦不諱窮故甘可以律已亦可以律人苦不可以律人而猶可以律已人苦其苦我甘其苦雖苦亦甘也所以悔可亡是以時通則通不可无甘節之正時窮則窮亦不可无苦節之貞古之人如西山之餓朝鮮之行皆苦也即皆甘也即至窮而不食嗟來苦矣然與乞墦壟斷不大相徑庭乎此之為悔亡

總　六爻界限分明可以觀數度隨時處中則君子

之德行也　心體到渙百脉皆通心量之廣大无不遍滿得巽風開蕩之力故渙離也心體到節周身矩度心極之自然无不妙合得兌說安止之則故節止也此為心學全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象也又下說以應上工巽以順下亦為孚義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中孚巽兌丁手工夫中孚二體皆柔其孚也以剛中
剛主柔也小過二體皆剛其過也以小有大者以用
小而過所當過也亦剛主柔也先天圖巽兌與乾並
在上蓋坤上交乾成巽兌故女道所以經天巽者何
也即天理中自然一段巽順也兌者何也即天理中
自然一段和說也故所巽者巽此天所說者說此天
卦有兩體所為天者无兩體剛中一畫天體也巽兌

合爲孚孚之以剛中故命爲中孚中孚者一天之自然相孚所以彖傳中特明應天二字　卦以二五得中爲孚則孚者剛也然惟兩柔在內但有順從並无閒隔所以二五得成其孚案雖在內所以孚乎兩柔者則得中之剛也故先提柔在內而即曰剛得中文勢重在剛中中者人心之天是也巽以中說以中則全是一團天理用事豈不成孚孚則何所不感通蓋說在內根于中心者也巽在外露于形現者也根心

與形外者一中相孚真是自身而家家而國措之天下无不通故曰孚乃化邦也（孚字根巽說來）孚之所感信在感先孚之所應信在應先豈惟通于有知有覺直通于不知不覺故曰信及豚魚也豚魚江豚无知而有信生于澤而動于風故取以象中孚或謂吉在豚魚或謂吉在信及豚魚者皆非也謂孚之感人如風之感豚魚不速而自信故吉耳利涉大川乃象乘木巽象舟虛中二柔也巽於

利濟之功中虛之義甚妙巽而主一巽之見說而主一說之見皆實而非虛惟巽以中說以中則仍无巽說虛了這兩見所以利涉也　如此看來巽與說都是天理中性情何有不孚其有未孚只為一巽便有偏于巽而不中失了巽之貞一說便有偏于說而不中失了說之貞一以剛中孚則孚皆天矣所謂應乎天也以天字明中正是直指人心之天中孚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杜詩江豚吹浪夜還風其

出也常在風前風未起脉先出若有以招之然脉何
知風則有以感之其感應之際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最可觀相孚微理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緩寛也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陰陽交位相當而成相與山澤二少
震巽二長六爻剛柔皆應爻相當也艮兌西北與東南相對震巽西南與東北相對位相當也風與
澤不相當然風以動澤澤以應風有默默自然孚者
中孚之象君子以巽生之心行其兌肅所以議獄以

兌說之心行其巽風故緩死其議與緩也君子之心孚于下民其獄與死也小民之心必信于君子信及豚魚此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馬則失其所安矣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與麼同之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之義說不必有意去孚巽得乎二之中則自然

孚巽故初與三欲歸二與不必有意來孚說得孚巽之中則自然孚說故四與上欲歸五吉凶之情於此而分初剛而非中當信從二之中者也曰虞吉虞掌山澤之官有專守者也山澤中名虞故古以命官初說

易于貞其後最難貞有他不燕之可奪焉不燕不安也惟有他不燕而其守不變方得虞之吉曰志未變也說體易變不燕之端頗多到底要虞故申明以防

之與大過四爻有他卦同文二五雖同為中孚之主二在內卦為中心尤一卦之主鸛鳴子和亦是全卦之象巽為禽五尊貴禽中之鸛也兌在下少柔无異鸛之子也鸛鳴二句只說當孚則子和兌豈可以不孚巽五下二句申明之鸛不能不和則我有好爵豈可不同心以縻之縻者相為縻繫謂好之无已也其曰爾則二語初與三之詞以巽五中正之美合卦皆當孚之自二始故云吾與爾也好爵如云天爵中德人心同好之貴德孚巽德人

人中心之同願故曰中心願也巽長兌少全
兌皆子象在陰者
鶴八月露降則鳴以陰氣感鳴巽得兌在陰之象本義以子
屬五稍未安鶴子之象不必泥玩中心願句惟鶴子
之和根于中心故聲自孚人之慕好德如子之于鶴
則何有不孚繫詞發揮言行
在邇而應在遠正是此意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絶之
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
象之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三四兩柔切近相比似為易學不知柔不能自學三而說以中四而異以中則自然學若不以剛中只把這些說意異意求學如何學得故以三視四則所得者敵也艮曰上下敵應得敵當得者也既謂之敵三自有三當得道理四自有四當得道理各自有定不相與却各自相得若以三去學四則无主之說豈有定情所以惑動于異而鼓又或自斂于兌而罷或以憂而泣或以喜而歌泣兌歌巽為風為象總无常主何以成學皆以三既非中又不當

澤象

相應之位也四則為望月者何月初生出于西
兌月也兌月將望出于東巽月也巽月
光多于魄要月之光以得日而光非月能自光則巽
之幾望以剛中而望非四能自望所以只宜上而從
五不宜下而比兌比兌月就象故又曰馬匹亡三為四
之匹指初不若指三于陰類更親切必絶去三之匹專一從五如此
方无咎人之巽也以其可說而巽巽何得先絶去說
意一味巽所當巽則巽皆中矣　同一柔爻三不如

四則以三乘剛四順剛不同也 三以四為獻四以三為四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雞非登天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不知變猶是也

五以剛中當正位二自然以中孚二孚則一卦成孚

曰攣如攣有膠結不解之象又有並湊聯合之象中則又何咎上為過中之巽五可貴為鸛上非鸛也則巽雞而已五以中故子自下和上无下為和則翰音登

天之鳴而已登天高而不下之象以此為貞其凶可
知司晨報曉翰音報午司晨一鳴羣鳴翰音不羣鳴
聲之不相孚者故凶　上九過躁之異如翰音過時
之鳴何以成孚登天之義正與在陰字相反（易中一字不虛）
（下類如此）鸛可以登天而鳴在陰故下必孚雞不能登天
而上鳴故下不孚也
總　孚人者主心不定以或來或去之說求孚于人
必不孚皆或鼓或罷者也中无實德以聲音笑貌之

巽求人之孚亦必不孚者也翰音登天者也翰音身不能高而聲高似人之的然炫外者

小畜言孿如言幾望中孚再見小畜巽之始事中孚巽之終事故同履曰應乾五曰位正當中孚曰應天五亦曰位正當履兌之始事中孚兌之終事故亦同易中脉絡一線不差可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柔得中
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
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震艮了手工夫小過案用也所以用之者剛也
知柔之用皆剛則震艮二南之變化盡矣 過只是
有餘二字非以偏勝而謂之過兌巽合四剛兩柔剛
大有餘做得大事 大過震艮合四柔兩剛柔小有餘做
得小事故大者有時當過小者亦有時當過其過也

如過于謙小過于遯下皆是柔道當然所以小過而亨如何得亨過而貞則當乎時而亨如何則時雖柔過仍以剛為主便得中而時若只管柔去便不中而非時此所謂貞也然柔不利遠究竟只是小事吉大事非剛不濟不可大事也　四柔交在上兩柔與在下兩柔其情絶不同過而在下以柔居卑猶可言也過而在上以柔乘剛其不可明矣又以卦德言之艮柔止於下止則不過震柔動于上則過而過矣象以

飛鳥者鳥體柔而上飛 實无大用 艮為黔喙震為善鳴故
有遺音之象鳥何為宜下不宜上凡上于剛大為上
下于剛大為下只以中孚看便見如翰音之登天身
在下而聲在上此不宜上而過上也凡聲至而實不
至揚詡務外皆上音也不宜孰甚焉如鳴鶴之在陰
身可上而鳴于下此宜于下而寧下非過也凡務內
不務名實大聲宏者皆下音也宜孰甚焉故大吉宜
不宜之分因乘剛不乘剛之分故上則逆下則順也

柔而有餘其過未為病也有貞可利有時可行有中可得何害于柔惟夫柔本小也而欲大用之柔宜下也而欲上乘之其有餘者皆病過而過矣此彖分明設可不可宜不宜兩路以待人之決擇　細看飛鳥遺之音句不必牽屬上下文宜另看是聖人特擬一象以盡卦意與離之畜牝牛同例蓋凡是柔小之品未有不以聲音笑貌動人赫然炫耀為事者如飛鳥遺之音然若夫大德君子闇然務實聲色不露何

遺音之有不宜一句自直闡本卦正義不必粘鳥音
如何為不宜上等語而意自在其中看易辭俱要圓脫味之
中兩飛鳥自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雷必發于重陰之下今艮山之上而有雷陰氣過盛
之故所以雷山為小過然亦有當動之時動而不失
止之道則雖動不為過君子過恭過哀過儉皆不嫌

于過則合動止之時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 中用如此二字似覺牽纏

小過只象辭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其義盡之矣

六爻揔是一意惟二在下得中為得其道餘爻皆不能盡善可見用小未易言非能用大必不能用小必

能用小方完得用大小過之時義未嘗不大也　四
条爻既有上下之分又有中不中之分初上俱不中
其必不能貞可知故直以飛鳥歸之二得中在下盡
善在二故小過之義盡發於此爻過其祖九四剛爻
上卦祖也二不應四而應五過其祖之象謂過而不
得相遇也然祖雖不得遇妣之位在二則正所遇也
遇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從剛則妣道得矣此二句
教二當從四也二五相應五君位也君道在剛大而

六五以柔居之不及其君之象謂不及遇剛中之君也然君雖不及遇臣位在二則正所遇也遇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順從則臣道得矣若遇臣而不得遇之道是過在臣也臣可過乎蓋有過有不及者剛大失位之故然剛大雖不及遇而只以柔小之道自盡此小之貞也則何咎之有不及二句教二以與五之道坤曰妻道也臣道也故又並舉二項以盡柔小之義

四為祖三為父二為母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句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三四兩剛則主四柔者也以剛而用柔柔何患于有
餘所以皆為弗過然三之應在上所當防者也若不
知防而上從之則必為所戕矣戕自外來曰或春秋傳自外
蓋上本逆而上乘之柔以失位之剛從之不自
止而以妄動其害可勝言乎惟其尚可防也曰凶如

何初曰不可如何无得而救治也三曰凶如何正在救治時也若當防而不防終亦末如之何而已四則震主也以剛動柔有合時行所以无咎柔雖弗過在四則當有遇之道無心相值為遇（即姤卦遇字義）以剛為主而聽柔之應則遇也若不以剛主而動于柔則非以我遇而因彼往也（往即從也）往則必厲所當戒而勿用也勿用謂勿往勿往則可以永貞此柔矣有餘之柔終不可長所以遇之有道方得永貞以四剛不當尊位

之故遇不但遇五也柔在下有遇初柔之道柔在上有遇上六之道揔之兩剛貴以大用小不可為小所用此為弗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在穴陰物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之位則尊位也然柔而乘剛不能與剛相感應則

不可用之柔有密雲不雨之象自我西郊者震艮皆
東今過而西矣撰兌之象所以不成雨其病皆已上之故
必如何則雨得在下之柔則陰陽應而雨矣公弋取
彼在穴正教以取在下之柔也震為公上為飛鳥初
為在穴之鳥公之所取不弋在上之飛鳥而弋在穴
之鳥則柔不上亢而下順過而弗過矣則不雨者可
雨矣五何以弋初四初之應也然則五非從四為主
不能得在下之柔矣曰弋取有用力煩難之意在

中孚四一爻兩象小過五亦一爻兩象要知兩象原一意相承惟焉四七然後月真望月惟弋在穴然後雲為雨雲細玩之方得其旨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已亢而上所以弗遇過之過而過矣直上飛之鳥也初鳥本在下只是應四而動志在上飛是自家求凶曰以凶自以之凶即天君子以等以字象

上鳥則但有上而不知下其身已麗于凶境曰離之凶離者麗也這所麗之凶雖是天災其實飛之自取故謂之災眚凶亦甚矣

爻中三言遇要分明四之遇以剛遇柔之道也上之

過柔當過之剛也二之過則位不得與剛遇而就所
處之時位為過也俱有精義　小畜密雲密則必雨
曰尚往小過密雲密而不雨曰已上取義各別　中
孚小過相通中孚陽鳥而大故鳴則和可以高飛小
過陰鳥而小故鳴不過遺音高飛則凶
總　叅道无過一下初在下矣纔以向于動便凶人
不能下止一念飛揚即凶之端也五得中矣尤必下
弋人所處雖高不知自下終不成雲雨也三四兩剛

弗過矣必防必戒防且戒者因柔之上與亢也至于
飛鳥之凶不必言矣然則小過之亨豈易言哉非兢
兢乎執婦道執臣道如二未可言亨矣　坤上六龍
戰之義盡于小過一卦　大小二過俱柔原始柔要
終惟當本末俱柔而大者常出用事則无時非大矣
惟當小者方過而大者不使之過則无用非大矣此
兩過同一義也蓋時有當大當小道无大小故聖人
大成其大小亦成其大唐虞之地平天成大也茅茨土

階小也仲尼之祖述憲章大也學禮問官小也主張世遍宜于大克勤細行宜于小然一簣之積即丘山之基涓涓不已即江河之脉安見小之不歸于大哉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大一致崇而效卑而法參兩能事也易義于此至矣故上下經以二卦終焉蓄以積累為成功故先小後大過以變通為妙用故先大後小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
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未濟坎離互交坎離即後天乾坤也故易終焉
乾坤之用惟坎離坎離之用惟交交則濟矣　濟水
火相濟也水濕火燥水寒火熱兩體不同而其實相
濟者莫如水火水非火不行故真水必生于火火非水
不養故真火必藏于水（真陰在離宮龍火在坎宮）水火原自相濟因
何而不濟只為一成水性便潤下一成火性便炎上

下不相交所以要濟必須交以交上者返而處下則
潤下者蒸而行上自交而成濟矣人心亦然坎之險
心體也離之明心用也原非二物但一落心體其勢
下流漸染沉溺愈下而不得上達一發為心明其勢
上騖炫耀驕亢愈上而不肯下照如何得交所以要
濟必使離之外見也下而返照坎之內伏也出而上
行則交而濟矣此為既濟既盡也水火濟則陰陽和坎
離濟則性情方得中和所以濟有亨道然濟之所以

成全在離明一來是濟之亨亨于離中柔小故曰小
者亨也蓋惟明常內朗則心體自正心體得正則剛
柔之用皆得其正何利如之何貞如之故曰利貞剛
柔正而位當也由此言之可見濟處全是人心自下
自小自以明破暗若一息不明便不成濟即使暫明
而不時時明亦終不成濟所以初易吉終易亂蓋惟常濟
則常貞而不亂若一或不濟便是亂故曰終止則亂
亂則窮矣然則欲其无亂必先无止人非有惺惺不

息之明體烏能无止乎 以事小言濟其義至微人
皆知心體廣大不知惟心小乃成廣大蓋小至虛至
明之體也九五大也六二小也小得其小則大得其
大如此剛柔自相濟所以得正得當位這心體何嘗
有始易終難只怕人自家有始无終故彖傳發明終
止則亂不止何亂止與不止顧人之自力何如耳
水滅火甚易以火濟水甚難險滅明甚易以明濟險
甚難故設終亂之戒雖然明暗无常體也總見以為

明則即明成險矣纔知其難明則即險成明矣故既
濟之功必不可无既濟之見必不可有惟常知有初
吉終亂者在此一念也即真明之體而既所以常濟
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水為升騰變化之水火為抑制降伏之
火既濟之象然則使非既濟水火上下違行矣皆患
也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既濟之患无形思而後知

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為善防故思患則无患
豫防則无防不然患至而不可防思亦无如何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既濟之初
誰戒如是
无咎之道
坎離相濟然惟以離濟坎也坎濟而離亦濟故爻中
取濟水為象用力在內三爻外三爻言濟之候而已
初濟之始曳輪涉水之輪也曳者控制之義車之行
以輪然非有人力以制馭之則未免有覆轍之虞況

當涉險之際惟有曳輪之妙則雖有濡尾之險亦可以濟矣獸之渡必揭尾水遠則濡尾以初視上坎險遠水大故至于濡尾然從初能曳雖遠可濟故濡而无咎文勢一直下味小象文可見離之所貴雖在柔中非麗兩剛亦不能濟初剛故曳輪能事繫于初　曳輪之象其旨最微程子曰人心如輜車輪之義也又曰人須是以心使心方得曳輪之義也心機輾轉无晷刻之停非控制有道馭之驚惟其所之險何由出所以

不可不曳也何以曳之曰天理而已操于當機惟此法持于未然亦惟此法故既未二卦同曰曳輪焉知曳輪方可幾御天妙用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婦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象曰七日得以中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二柔中當位與五正應有君夫人之象茀夫人車飾

詩曰翟茀以朝最可貴者也 九三在二前茀象 只因坎四在上離明一時未易通故有喪茀之象然中順在二九五自來相通通則喪者得矣故不必逐也七日離七數夫明與暗相通不易剛明亦有時難用象喪茀以中自守將自通以明求通未必通所以勿逐乃得也

小亨之道盡于六二三則全以剛用且近坎險以明祛暗三當其任故以高宗伐鬼方象之鬼方至幽至險之地亢之甚不易故曰三年克之憊也正應上

六乃濡首小人必不可泥故又戒以勿用蓋暗非到底明徹之盡終不成濟所以必不可用初與三當剛而用剛二當柔而用柔皆得剛柔之正故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四坎柔未能出險繻衣濡衣袽以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似鑿夫

濟險而至于袽其衣可无戒乎終日戒无一息可忘
戒也象曰有所疑坎體多疑既疑上險之難出又疑
下明之難于濟也惟能戒則何不濟矣　五剛中一
卦之主至五而水火濟則柔中之用盡歸剛中只以
剛中用而已此所謂時也東隣西隣離位東以坎視
之則東隣坎位西以離視之則西隣離以文勝二以
柔麗剛无異殺牛　離中牝牛
无異禴祭而誠有餘夫祭與其誠不足而禮有餘不

若禮不足而誠有餘此東隣不如西隣之受福也以剛中受福剛大之吉故曰吉大來先有二之柔中可以濟坎故彖云柔得中然必有五之剛中濟之剛柔繼永貞故曰吉大來至于剛大來則不惟初吉而終亦无亂矣以坎五即乾五之天德也本義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以六二為時亦无據上險之極終不易濟故有濡首之厲濡尾猶可濟濡首則必不能濟矣以既濟之終宜若險可知猶有濡首之危者可

見險有一步未脫則全身之陷溺無難不曰將濟矣而无妨濡首也故未路難防善後可畏君子戒謹沒身無止法象曰終止則亂正此之謂也　東隣不如西隣之時何以謂之時蓋離二以明破險是火候未到之時時未到用力煩難雖費力多而未必能感通故未見其受益坎五剛中得明以濟是火候既到之時時既到不煩費力而自能感无不通故雖舉一念可以享神可以受福然不有用明之難而不能得誠

之易東隣殺牛博學詳說工夫西隣禴祭反約之妙
境也　乾上坤下以交而成泰離上坎下以交而成
濟濟即泰體也泰二一交上而九五則為濟実故泰
曰大來既濟之五曰吉大來以此一剛為主
總　內文用曳用喪用伐以明去險不遺餘力非百
倍之功不濟也外文用戒用誠返險為明无過敬謹
非始終如一不濟也然濡首之厲尤嚴于終文蓋險
无終窮濟後之險无異濟前之險故又繼之以未濟

馬　中庸自明誠謂教既濟自明而誠之學故至五
方得寶受其福明至此而誠也全從人力斡旋造化
由教以復性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幾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離上坎下一南一北此不易之定體水火交而濟濟
則水上火下離北坎南通身翻轉俱成變化然離下

交矣下者能常在下乎其炎上之體自若也坎上行矣上者能常在上乎其潤下之性自若也是變化之中有不可變者在也則濟之中其未濟者仍在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惟濟之後猶然未濟則所以濟之道到底无止法明可以照險矣而明之難下降自若險可以明破矣而險之難上出自若易不于未濟之後言濟惟于既濟之後言未然後知心體中變變化化還是不變不化雖不變不化却必要變變

化化循環相禪曽无終窮故序卦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非觀未濟烏知道理无窮工夫亦无窮必常未也然後可以常濟常濟則庶幾乎乾之不息矣此六十四卦終于一未文王不已心法也　未濟坎一在下離九在上天地始終之運備于此卦陰陽互藏之妙見于此卦所以名之為未者只是坎一纔有始離九方有終坎險未歷到離明終未成濟所以人生眼界光明易開心體伏根難換終身只在未

守局中然雖未濟而天明天誠此體具足故原有亨
道蓋就離在上言六五一柔是人心虛中之明本无
可加亦无可損得中之柔也豈因既濟而通因未濟
而暗所以亨但就坎在下言坎中一剛却陷于下不
容易便透得出象小狐然汔幾也可以濟却不敢濟
中可以出却未能出這都是起疑端自生畏縮所以
濡其尾而无攸利也蓋濟之難難在有終如小狐之
不敢前安望有終于後必于不能繼之道故曰不續終

也非坎之出中真有終之難續也剛而能奮何險不出就是渾身陷入正好透底上出何畏于濡尾特人自怯自懦自成其小狐所以不續終謂之不續可見人自不續也若論坎離二德有何不可濟剛居二柔居五雖不當尊卑之位而却兩相應（應交則應）則柔來從剛便明得其明剛上應明便險出于險上下交而成濟只在一念展轉間又豈有不續終之患哉聖人于亨中指其續終之難則濟之甚不易于難中又指

出剛柔應則濟之原无難分明示人一條善濟之路
既濟坎在上曰終止則亂未濟坎在下又曰不續
終蓋前路明末路暗終是未明故既濟防其終也若
前路暗後來安得明到底是暗故未濟先慮其終于
始如何方得有終坎一盡歸離九則全身摩盪一過
自始至終透體通明纔是有終此之謂大明終始以
離明終則乾道之變化有終坎剛上交離卦好完乾象故象傳不
續終非難于續未濟之終要續三百八十四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因坎在下未交于離窮而未通謂之窮

三陽失位于義未盡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水火不交未濟象慎辨其性也水下火上之性

慎居方止其所也離南坎北之方惟辨物知水火之

性必不同惟居方知水火之居必不可以不濟挽回

未濟全在一慎辨其物性然後得其所以居之方乾

坤亦物也天尊地卑亦居方也惟地必上而從天惟
水必上而交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由此而生
爲可以不慎一不慎而未濟者終无以濟矣故君子
于未濟知終身戒慎无止法　思患豫防君子不以
既爲既慎辨物居方君子不以未爲未二五在中環
應无窮尤聖人立象以示人之妙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未濟原是一體初在下皆尾也既濟之初剛雖濡猶可以濟故无咎未濟之初柔即衆中小狐濡則不能濟故吝蓋既初明體即始可以見終則可以濟未初坎疑從初狐疑將何以濟象曰不知極即極至之極天下事有個至極之理知其極則可以造其域而終濟初之柔暗不足以語此故云不知極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二剛中所以能曳輪既初曳輪將濟而曳已可以不

濡未二曳輪則當險中能曳其必出險无疑矣所以
貞吉坎以上行為正二曳足以行故曰中以行正
不進之說與行正似不合
三乘剛之柔險之難出皆在于三故獨言未濟此極
不相得之爻曰位未當未濟而征征安得不凶既要
濟如何又不可征蓋濟之道不求其道漫然而
征所以凶也濟之道何在三之險在內內險未涉如
何外征故利涉大川先涉得自家險關自然通行

得天下此未濟之濟法也凡易中涉大川皆有涉之具在非空為責難之詞未濟之貴慎正于此爻初以濟二為極而濡則不知極三以涉二為利而征則失其利蓋心德在坎中濟不濟皆在此耳故濟險之道无過曳輪妙法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

吉也 暲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四即既濟之三也柔中所麗用明去暗得力在此爻又悔亡成伐鬼方之功且居上卦尤得其位故貞吉又為暗之首故曰克曰憊

謂之震用者既濟之險在上為暗之首故曰克曰憊

見能勝之難未濟之險在初為暗之底非從擢根震動

不能徹底光明故曰震用三年有賞見成功之難

如有虞之格三苗格其心震用也如此險方濟坎中
上行故曰志行
五得位得中明至此為大明貞吉又无悔无悔則不
但悔可亡而已文明之德在上曰君子之光合天下
皆在光被中曰有孚象中暉字正釋有孚光之所及
為暉君子明其德而天下盡明其德更无一幽險不
照徹所謂有孚吉也貞吉在君子孚吉在一卦
上九要終之明明至此有終矣心體中有一絲一線

險意未盡不能有此徹首徹尾之明到此所謂誠
明合一心之險非險也日用飲食式飲庶幾者也有
孚飲酒之象蓋心體光明圓滿已是正性命保太和
境界然非曰到此便可以无防也倘一念自生得意
自起逸豫即此便是暗端仍復是不續終也如飲酒
者至和樂中却有醉可虞一醉濡首之病仍在向之
有孚者盡失其是矣故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明暗
原无定體是便明不是便非明到底有一著失其是

便到底暗根未拔聖人看來還是沒頭未出此險也
危矣象曰不知節以節字闡明是字更覺分明道理
至當處天然有節限在畧過此便為失是失是則終
于未濟而已
飲酒濡首其義最可味人未醉時胸中本自了了纔
一分過量不覺昏聵莫能自主人心明與暗之界无
不皆然纔一毫過其當然之度便漸入眩惑无所不至
皆由不知節也聖人以此示人何等儆切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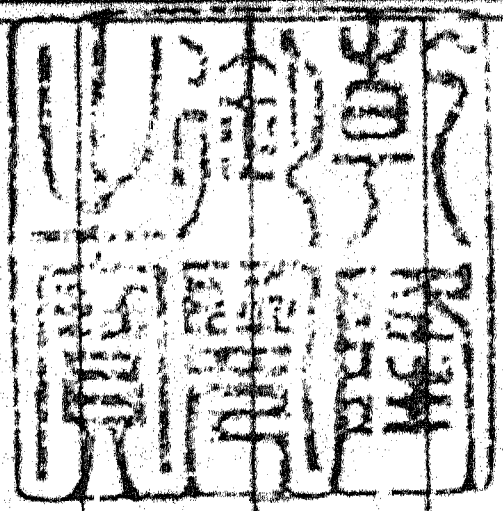
字時也節之一字中也常知是不可失節不可昧這便是真明所以君子要終只見个未乃所以要終成其濟也微矣

總　未濟彖辭頗詳僅于初爻有吝二曰貞吉三曰利涉四曰貞吉悔亡五曰貞吉无悔上曰有孚无咎皆從一未字中得力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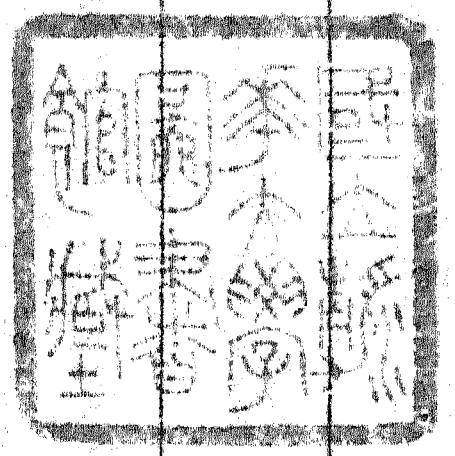
乾坤既列首經六坎未濟以坎終蓋乾易以知險不知險非乾學故未濟之輪不曳乘龍御天虛談也

未濟之光輝不孚大明終始虛談也未濟之飲酒不孚雲行雨施虛談也而未防濡首尤為緊嚴人終身不免濡首一局首出庶物豈可望乎蓋惟坎險无終窮故乾健无止法惕乎其惕懼以終始此為易上旨也易首乾象以龍終未濟象以馬小過象以鳥人而幻化神奇狐而非龍也次坤象以狐人而不能雲行雨施雖不能行地无疆雖高飛遠翔鳥而非馬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皆人參天兩地之用變而為妖狐獨而為

飛鳥則人之自取焉耳



周易像象述卷八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